

震撼灵魂的英雄史诗

关键词 史诗体 西藏 军人使命

○张志强

史诗体是书写大事件、大历史、大风云的叙事手法,是独特的、昂扬的、有着巨大正能量的集体记忆。近年的文坛一直呼唤宏大叙事的回归,虽然也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新宏大叙事”特征的作品,但史诗般的交响大作却仍然少见,直至《我的喜马拉雅》的出现,才使得“新宏大叙事”的归来有了较为完美的样式。

显然,擅长描绘军旅背景下生命旅途的曲曲折折、沟沟坎坎的情感世界,专注于精细描摹人物命运机巧是石钟山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大量的作品和具有符号化性格的人物甚至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执念:石钟山是写军人情感的高手,是写英雄个体日常生活、内在精神欲求的作家,与“宏大”“史诗”这样的命题似乎很难建立起关联。的确,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象花儿一样》《军歌嘹亮》到近年的《芳华颂》《五湖四海》《永不消逝的军歌》等,都把军人情感生活演绎成作品的叙事主轴,基本都是曲调悠扬、声情并茂的抒情诗。而《我的喜马拉雅》却出乎意料地谱写出了一曲带有神性的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又催人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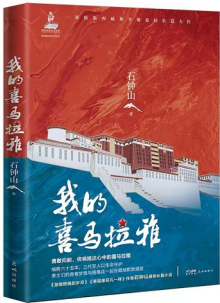
《我的喜马拉雅》使我们认识到石钟山创作的另一面,和一个优秀作家不可限量、无法预测的创作能力。《我的喜马拉雅》的出现,不仅为“新宏大叙事”的归来增添了耀眼光彩,也让我们意外于石钟山创作的新突破。史诗化的宏大书写与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相贴合,是对一代中国军人解放西藏、驻守高原重大历史事件的极好追溯与复现。

作品跨越了65年的历史长河,用生动的细节描写,呈现出了进军、守卫、建设西藏的历史长卷,刻画出顾红旗、杨明业、冷妮、王秀丽、顾藏光、顾藏南、杨大康、杨二康、杨三康、杨成边、格桑顿珠、梅朵卓嘎等众多人物形象,在曲折跌宕的叙事中,真实再现了历史风云、藏地异域风情。

作品所描写的英雄们个个“自带光芒”,他们宁愿以牺牲个人的和平生活、宝贵生命为代价,义无反顾地为国土家园,重返军队加入到西进大军行列中。“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誓言不是今天的军人才喊出的,70年前的西进大军就用行动、用热血呐喊出了这个口号。“有召必回”是军人难以蜕变的天性,谁都能想得到,这是一场必定在历史与战史上留下深深刻痕的光荣进军。

正面描写行军、打仗,正面描写战场上的攻与守,伤亡与救护,交火撤离,这在石钟山的作品里并不多见。《我的喜马拉雅》彰显出石钟山对空间叙事的出色控制能力,写每一场战斗都做足了历史功夫,写每一次行走都体现出作者游刃有余的叙事逻辑与布局策略,轰轰烈烈,震撼灵魂。

我们被作品的史诗力量与宏大气魄袭击、震撼。小说写的是故事和人物,但同时也是在写历史,在故事推进和人



《我的喜马拉雅》石钟山著 花城出版社2023年2月版/48.00元 ISBN·9787536096343

物塑造中,自然地吧西藏的过去、现在与对未来建设的设想都融入到叙事中。历史活了,人物有了厚度,故事变得更扎实。大背景下的人物命运,历史风云中的军人使命,在我们面前高高地树立起一座丰碑。

写英雄的个人生活、家园情感可以说是石钟山的长项。他在展现了作品的大气度、大格调的同时,对个体军人的“私情”——恋爱、友谊、家庭生活的运程进行了精雕细刻。在宏大与私人化的叙事中,石钟山找到了一种平衡。

顾红旗是小说的主角,这个人物身上充满了传奇。打仗勇敢,有勇有谋,雷厉风行;情感丰富,敢作敢当,性格丰满。作品写顾红旗的婚姻生活曲折而生动。在公安局“那局长”的撮合下,顾红旗次日就要去见“许姑娘”了,激动不已的他却突然接到归队令,只见了“许姑娘”一张照片的顾红旗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到了部队,马师长给他介绍文工团演员冷妮时,他只是远远地看到那位舞台上姑娘一眼,刚刚有了感觉就突然接到紧急会议的命令。结婚的第一个夜晚他仅仅给新娘冷妮盖了一下被子就出发了。约好了与新娘见面的时间,也一次次因战事而不得不放弃。在顾红旗的恋爱史中,运气一次次错过,又一次次降临,个人的历史总是在事件的推进中交错、汇合。

作品中的二号人物杨明业足智多谋,理性沉着,却命运坎坷。在部队即将出发时不得不把儿子大康送给了当地百姓,还与林姓夫妇签定了不再要回孩子的“协议”。带着次子进藏,二康却又死在打仗的路上。在打了无数仗、克服了若干困难后,他被派去修路,却命断高原。一生勇敢凄苦。

杨明业的妻子王秀丽,这个团里唯一的女军医与夫命相似,一路挣扎,一路苦难,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落寞失望。不仅一路打仗救护,就是自身的命运也是曲折曲折。大康送人,二康离世,丈夫杨明业倒在了修路途中。家庭破碎,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命运之手捉弄着这个女人,她又能如何?好在三康出生了,虽然不得不送到后方“育婴院”抚养,可总算留下了火种。

作品描写的顾红旗妻子冷妮形象也相当鲜活。从小一个小姑娘被黄河大决口的洪流冲击而失去家园,一路随着戏班流浪,到跟随韩团长加入部队,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她靠着执着与聪慧完成了成为军人的行走,直至遇见了她生命的另一半顾红旗。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中,冷妮是个亮度相对比较高的形象,乐观、上进、敢爱敢恨,生命力旺盛而执拗。

把个人叙事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述揉合、缠绕在一起,使作品充盈起血性的宏大气魄。个体英雄有了神性,同时,光芒四射的神性也具有了柔性的光泽,丰满而多彩。

《我的喜马拉雅》是石钟山创作的一次突围与重建,更是他创作转型的新努力。期待着他此次涅槃后的更大迈进。

品味“樊戏”思“粹庭”

关键词 豫剧 樊粹庭 戏剧改革

○毛小雨

戏曲文化研究领域青年学者徐芳芳教授的新作《樊粹庭戏剧改革刍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为戏剧界增添一项新成果。

樊粹庭是豫剧改革的先驱、狮吼剧社的创办人,他深感河南梆子的粗陋,艺术水平参差不齐,于是抛弃令人羡慕的工作,编创剧目,躬亲导演,与艺人为伍,将毕生投入到豫剧改革之中。这本著作读后,有一些感想和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首先,《樊粹庭戏剧改革刍论》这本书,核心在“改革”二字,通览全书,感觉作者发掘樊粹庭的爱国精神和革新精神,是全书的主线。樊粹庭在从事改编和创作工作时,认识到河南梆子要担负起高教化、醒悟人心的作用。他以古鉴今,编创了《涤耻血》《好妻子》《克敌荣归》《巾幗侠》等以杀敌报国为题材的爱国剧目,带领狮吼旅行剧团为抗日募集军费,为抗日战士义演,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和救国使命。樊粹庭作为现代转型时期的典型知识分子,身上有五四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也有乱世社会孕育的同情弱小、嫉恶如仇的侠义品格和启迪民智、拯救黎民的责任意识。其作品以悲剧见长,带有启蒙和探索的特征。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个性鲜明、命运坎坷、行动悲壮,在观众的扼腕叹息中在戏曲艺术人物画廊中显现出夺目的光彩。相比中国传统戏曲的“大团圆”“拖着光明的尾巴”的创作套路,实际上是一种有益的突破。

其次,这部专著起到了传河南戏曲薪火,播中原文化精华的作用。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樊粹庭戏剧改革的专著。对一位戏曲改革家的研究,不仅需要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对艺术本体的深入了解,还需要对文本和舞台艺术、表演等全方位把握,具备这种研究能力是颇为难得的。樊粹庭作为河南大学培养的学子,抛却“体制”,投身江湖,在他身上肩负启迪民智的责任,同时他为抗日募捐的文艺救国行动体现了浓郁的爱国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值得称颂。他对土梆戏的浓烈情感,改革河南、因人设戏、培育后备人才,可以称得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豫剧发展史上可以说前无古人。他的超前戏剧观念和导演思想,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樊粹庭活跃于豫陕两省,他培养的学员散布全国豫剧流布的地方,将体量庞大的豫剧剧种和中原文化传播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功不可没。

第三,兴豫剧文化,展河南形象。樊粹庭集编剧、导演、戏剧活动家为一体,“面敷粉墨,躬践排场”,他对豫剧



《樊粹庭戏剧改革刍论》徐芳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6月版/99.00元/ISBN·9787522703145

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就像关汉卿与元杂剧、魏良辅与昆曲、齐如山与京剧的关系一样,在豫剧史和近代戏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作为豫剧诞生300年来杰出的革新家和爱国主义剧作家,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可以说实至名归。在樊粹庭从事豫剧改革的过程中,《申报》《河南民报》曾多次刊发对樊粹庭戏剧改革的评论文章。樊粹庭尊重中国戏曲写意性的美学原则,善于对环境的描绘以及对意象和意境的营造,有高超的文字功底和语言驾驭能力,将粗俗鄙俚、受人诟病的土梆戏改造为国内影响较大的地方戏剧种。他量身定制,为陈素真编撰专属的本子,使陈素真有了“豫剧皇后”“梆剧大王”声誉,成为豫剧“五大名旦”之一。作为幕后英雄,他还为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桑振君等艺术家修改剧本,使豫剧朝着精致、诗化的方向发展,大大提升了豫剧的审美风格。在豫剧史上,樊粹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为传播河南戏曲文化、树河南形象作出了应有贡献。

第四,守传统戏曲之本,创现代戏之新。樊粹庭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在古典戏曲创作中培育现代戏。没有他的戏剧改革,豫剧就难以实现从古典戏曲到现代戏之间的完美转换。经过其对农村生活的切实体验和对戏曲程式的大胆探索,推出了符合时代需求、尊重观众审美的现代戏,为河南现代戏的繁荣作出了奠基性贡献。豫剧现代戏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樊粹庭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剧作家,以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探索意识投身到祖国的大建设中,创作了诸如《马蹄湾》《一斤粮票》《杨柳村》等现代戏。应该说,由杨兰春创作的豫剧《朝阳沟》绝不是横空出世的,作为现代戏的典范之作,是站在第一代剧作家、革新家樊粹庭对现代戏的“程式化”改革基础上出现的。樊粹庭的作品体现出晚清近

现代以来由雅文学向俗文学、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嬗变特质。他为国家命运和民族独立呐喊,为时代和人民放歌,不愧为“爱国剧作家”。

豫剧作为河南文化地标和文化名片,不仅需要打造,还需要厚植并深挖其得天独厚的中原文化。《樊粹庭戏剧改革刍论》作为一项有深度、有思想的个案研究成果,体现出中华戏曲美学的精神气质,不仅属于豫剧,还是当代地方戏曲的一部分,是对豫剧文化传统的延续,是地方戏改革中的守正创新之举,对豫剧文化生态保护和中原文化当代传播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将为新时代地方戏发展繁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参考。

助力青少年提升历史核心素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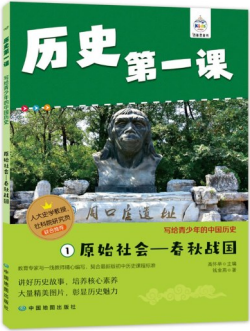
关键词 青少年 中国历史 核心素养

○杨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毫无疑问,历史是最能集中培养上述观念的关键学科。我们要掌握历史规律,鉴古知今,就需要在历史学习中汲取智慧;我们要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民族团结,就需要在历史学习中感悟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精神;我们要弘扬爱国主义,就需要在历史学习中了解先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过往;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就需要在历史学习中体验传统文化的灿烂与辉煌。

中学生正处于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期,而历史学习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然而,历代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多用文言文写成,这让普通中学生望而生畏。而且,史书浩繁,如果不加选择地阅读,耗时费力还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因此,一套去粗取精、难度适宜的“中国史”就成为广大中学生提升历史核心素养的不二选择。

《历史第一课·写给青少年的中国历史》是基于教育部初中历史课程标准编写的,按照时代顺序分为8册,每册都由约20个反映相应时代历史特色的故事组成。这套书由国内历史教育专家和重点中学的一线优秀教师合作完成。他们结合数十年的教学经验、系统的历史知识,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瞄准了学生在历史学习中的薄弱环节,完成了该书创



《历史第一课·写给青少年的中国历史》中国地图出版社2022年9月版/316.00元(8册)/ISBN:9787520430715等

《原始社会—春秋战国》钱金燕著;《秦朝—东汉》林香萍著;《三国—南北朝》丛长清著;《隋朝—唐朝》王颖著;《宋朝—元朝》张克俭著;《明朝—清朝中前期》赵扬著;《清朝后期—新文化运动》韩宗顶著;《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海天著

除了生动的文字,书中的大量照片足以让学生领略历史的魅力,帮助他们建立历史想象。先民的居所周口店遗址、秦始皇的“地下军团”兵马俑、著名的《洛神赋图》、举世闻名的明长城……每一幅照片都非常精美,其中一些充分还原了历史发生地的实际情况。

该书的地图也是一大亮点。“地理之学,非图不明”“左图右史”,这些流传至今的名言反映了古人在历史学习方面对地理、地图的高度重视。读史时,以地图配合史书,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书中有24幅历史疆域图,它们体现了各重要时代的疆域形势,学生在阅读正文时加以参考,可以为中国史的进程建立空间观念,形成古今中国的二维画像。

《历史第一课·写给青少年的中国历史》让学生爱上历史,主动阅读,成为“知兴替,明得失”的时代骄子。

在群山之间感受失重的世界

关键词 第一书记 甘南 脱贫攻坚

○陈秋言

陈涛以第一书记的身份完成的非虚构作品《在群山之间》,具有厚实的生活根基,他以宽阔的别样的视野来挑选、安排、强调、修饰甘南的风物与事件,营造具有知识分子气息的甘南印象。甘南的生活历练所体验到的地方感并不源自于他心灵或思维的主观想象或营造,而是通过具身的行动嵌入环境,在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中身体力行,获取的一种独特的情感归属意识。与此同时,他的自我在日常生活中展开,被文化、记忆和周围的环境或事件所修正,离开唯我论,形成自我的关联感、责任感和通畅感。

由于扶贫工作需要,陈涛从北京来到甘南池沟村,从大城市来到乡村,地理的变化和地点的转换,使陈涛面临一种与北京完全不同的空间,他将此称作“失重的世界”。在这里,生活刻上甘南的高原、群山、边陲的地理印痕,时间似乎停滞,生活简单,节奏缓慢,物质匮乏,交通不便,贫穷闭塞,语言不通,沟通不畅,绿色蔬菜缺乏,只有大街上各种各样的面食最引人注目。这种别样的生活环境,对于习惯于都市生活的陈涛来说,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被剥离,新的关系没有建立,“人只不过是关系的纽结,关系仅仅对人来说是重要的”,如北京那样的亲密的家人关系、朋友关系、人地关系已然不再,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外来者,充满疏离感、孤独感、异地感(他乡感)。“在山村生活的日子里,远离家人与朋友,孤独如影随形。”

他的都市经验的一般知识与当地的知识也产生断裂。在他看来,都市经验所关涉的是一般的经验或地理的一般认知,是现代性的同质化,是远离自然的人为的景观和快节奏的生活场景,常常夹带着惊奇、陌生与刺激。而甘南的地方知识不能仅由观看获得,必须调动其它的经验方式,如各种感官知觉以及生命体验才能获得。他逐渐认识到与当地的距离,他是外在于者。

他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与甘南这个地方建立起内在的关系?他通过走访、参与他们的生活,与他们沟通交流并重建人际关系,进行自我调适、嵌入到甘南的生活环境和各种事件中,即一个自我与更大的生活领域中。因嵌入而与甘南相互发生改变,比如在《初见》《大地上的孩子》《山上客》《芒拉乡死亡事件》等散文里,经由不同的事件,他与村民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从一个外来者,逐步成为甘南社会的一员,不是居高临下、超然室外的态度,而是以理解平等的视角去看待他们,去经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去力所能及地解决他们的



《在群山之间》陈涛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版/49.80元 ISBN·9787205102012

对甘南的回望与眷恋感。

但是面对小镇青年,他还是用悲伤的眼神看待他们的生存空间的逼仄,安于现状的软弱,无法向上流动的困境,他没有摆脱自我,依然是我自己、我的存在。认识到存在本身,就是甘南赐予他的最大恩惠,这就是陈涛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挪用,那就是“我行,故我在”,他获得从外在到内在的转变,那就是从陌生的异域到熟悉的地方,他学会在甘南的内部去生活,获得了与孤独和谐共处的能力。

在这种与孤独相处的情景中,他再次激发出文学的力量。“文学,在我的心中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于是,当我又在核桃树下闲坐的某个时刻,我突然起身回到楼上的小房间,打开电脑,写下了我关于任职时光的第一篇文章《另一种生活》……在山村生活的日子里,远离家人与朋友,孤独如影随形……而我孤身一人伏案写作,是写作给了我安静下来的力量……在我任职期间以及随后的三年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写下系列文章……”,于是陈涛完成自我的蜕变,他的身体与灵魂得到升华,他已与甘南融为一体。